繪本，溫柔的力量 系列(三)

繪本，文字與圖畫相輔相成，共同講述一個故事。它只是給小孩子看的「卡哇伊」的圖畫書嗎？

日本繪本大師松居直一直強調，繪本不只面向孩子，它也對大人訴說深刻的寓意，令其深思。而與孩子一起讀書，更是愛的時光。「唸書給孩子聽，就好像和孩子手牽手到故事國去旅行，共同分享同一個充滿溫暖語言的快樂時光。……孩子長大以後，我才真正了解到，當時我用自己的聲音，自己的語言講了這麼多故事，意義在哪裡。我也發現，透過這些書，我已經在他們小時候，把一個做父親的想對孩子說的話說完了。」

繪本的溫暖力量，影響的不只是孩子，還有大人。

■龍家昇 受訪者提供

龍家昇 我在歐洲畫繪本

出生在香港的繪本作家龍家昇，7歲就隨父母移民荷蘭，現在定居比利時。作為首位獲比利時出版社插畫大獎的華人得主，他在歐洲持續出版新作，對歐洲與香港創作環境的不同，深有體會。 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

在他的首本華文繪本《我的小星球》的序言中，龍家昇曾寫道，小時候初到異地，環境陌生加上語言不通，感到非常不適應。每天除了上學外，他就躲在小房間中寫日記，把見過的事情、吃過的東西、看過的電影、睡覺時的夢境……鉅細無遺地記錄下來，這段回憶啟發他創作出書中的主角「Boy」，而《我的小星球》就像是他和角色一起成長的記錄。

其實，龍家昇會成為繪本作家，與小時候這段孤獨的移民經歷不無關係。初到荷蘭的他為了盡快熟悉當地語言，去圖書館不停地看書，繪本的文字簡單直白，正是認字的絕佳材料。看得多了，他漸漸有了畫圖的興趣。到了快中學時要選科，便聽從老師的建議選擇了美術科。

畢業後，龍家昇曾回流香港，做過廣告公司、漫畫公司，都是和設計有關係的工作。幾年後，因為參加荷蘭的繪本比賽拿了獎，有機會在那邊出書，才又回到歐洲，後來與太太定居比利時。這幾年，他持續在比利時推出繪本作品，也在香港推出作品周邊，在台灣出書做展覽，幾地奔忙，更加體會到幾個地方創作氛圍的不同。

功利性閱讀扼殺創意

比利時有着深厚的漫畫傳統，曾孕育出《丁丁歷險記》、《藍精靈》等經典漫畫。漫步在布魯塞爾街頭，隨處可見建築牆面被漫畫人物裝點，而比利時漫畫藝術中心更是漫迷們的朝聖之地。

龍家昇說，近年來紙質書銷量下跌，漫畫自然也受到影響。但整體來說，「雖然在跌，仍比亞洲區好，因為畢竟一直有閱讀的習慣，人們總是拿着一本書在讀的。」在下跌大潮中，兒童書算是受影響較輕，而這其中，對兒童來說是「必需讀物」的繪本，其市場仍然在。

反觀香港，繪本的閱讀潮流近年來有發展，但速度緩慢；出版市場也並不成熟，本地原創繪本極難突圍。回到亞洲出書，龍家昇的首選也是台灣，對香港並不樂觀。「香港其實沒有繪本。」他說，「這裡教育繪本比較多，比如吃完飯要洗手啊，這種講道理的小冊子。究其原因，家長總覺得看完要有得着才行，但很多歐洲的繪本看完以後是沒有什麼『得着』的。」

龍家昇說，繪本在歐洲，充當的是小孩子的入門讀物的角色。「讀小學時，每年都要寫三到四本書的讀書報告，但是小孩子不可能一看書就上手，繪本是入門的讀物，幫助他們形成閱讀的習慣。所以繪本是可以沒有什麼『得着』的。我歐洲的編輯曾問我為什麼不在香港出書，我和他說了這邊的情況，他也覺得這種狀況其實很病態。我覺得沒有辦法，因為這個地方的教育很勢利。大人們太忙，小孩子則功課多、壓力大，所以總希望讀完一本書是拿到一些東西的。很無奈，這個系統就是計分的，我也看到很多小孩子某些方面很叻，但是因為這個計分制度會被埋沒。」

功利性的閱讀不僅擠壓了閱讀的樂趣，也使出版市場變得單一。其實對於小孩子來說，保留閱讀與學習的興趣才是關鍵。外國的許多經典繪本，有的故事溫暖簡單，有的甚至沒有故事，只是主角充滿傻氣的玩樂。對於家長來說它們可能沒有傳達什麼「有用」的信息，但卻吸引孩子不斷探奇、進行遊戲，是「無用之用」。它們傳達的是比知識更重要的——生活的樂趣。

專業編輯手握生殺大權

除了對內容的要求與喜好的不同，龍家昇說，在歐洲創作繪本，作者會更加受益於嚴格的編輯制度對作品的打磨。

一般來說，出版社的編輯每天都會收到很多文字劇本，進行篩選後，配對給他認為合適的畫家來進行創作。完成草圖後，再不斷修改直到出版。如果作者是一人包辦文字和圖畫，則與編輯商談出版可能後開始創作。

編輯經驗豐富，權力也很大，手握對作品的生殺大權。「就算你怎麼出名也好，編輯仍有權力做最終決定。我的編輯旗下有個很出名的作家，曾出版了一本書很賣得。後來又寫了兩本新書，給了編輯，卻只出了一本，另一本被ban了。這個作家就在報紙的專欄中罵這個編輯——為什麼可以否決我的書，我明明寫得很好呀。而編輯就在另一個專欄中尖銳反駁：不行的作品當然不可能出版。」兩人針鋒相對展開罵戰，看得當時的龍家昇嘖嘖稱奇，「所以他們說，哪怕是暢銷書作者，書賣得不代表你就有光環。」

過得了編輯這一關，還要能承受評論的壓力。「書評真的很苛刻。」龍家昇說，自己也整天被罵，剛開始時看到作品被罵得只有半顆星，真的「打擊好大」。但在編輯與評論的雙重高要求下，出來的作品自然有一定的質量保證，作者也兢兢業業，不敢有絲毫僥倖與怠慢。

重視細節 打磨作品

好的編輯對作者絕對是一大助力。龍家昇說，在台灣出書時，會覺得編輯對繪本這個媒介不是很熟，相比之下，與自己一直合作的歐洲編輯則非常專業，在該領域經驗豐富。「他從事出版已經超過五十年，每天接到的繪本投稿無數，對這個領域理解很深。」在龍家昇的創作過程中，編輯給出的意見鉅細無遺，從文字的排位、人物表情、背景編排……每個小細節都很挑剔。「比如說封面，他要求人物都要望右，因為書是從右邊翻頁的；又比如封底，本來是空着的，他會建議將前面幾頁集中的細節畫上去。又比如背景是不是東西太多，甚至是人物的笑容夠不夠燦爛都會指出。」

魔鬼就在細節處，龍家昇說，偶爾兩人意見有分歧，他就乾脆畫出兩套方案再據理力爭，最終要做出兩人都覺得好的作品。經過編輯的幾番「調教」，作品被打磨得越來越精細，也讓龍家昇獲益良多，對書的出版考量變得非常熟悉，「現在去台灣做書，我就完全熟悉流程。」

經濟不景氣，全球出版業都壓力倍增，新人想要跑出也愈發困難。「對大出版社來說，你的作品不能賣，可能就馬上出局，不像從前，可以有時間慢慢『煲』，這次不行就下次再試，現在是一本不行就馬上淘汰。但是對於新人來說，能夠一出手就成功的少之又少。」創作人們只能自己積極尋覓出路，面對挑戰。

書介

圖文：草草

龍頭鳳尾

作者：馬家輝
出版：新經典

五十一歲開筆寫小說的馬家輝，成長於七零年代，從小在灣仔生活，自嘲是在瘋子、妓女、黑社會俱全的地區長大。年輕時上課前，馬家輝坐在大牌檔吃早飯，身後就是打打殺殺的黑社會人士，這樣的成長環境，不但讓他熟悉江湖情懷，更常常想着自己應該替灣仔人說出那一代的故事。《龍頭鳳尾》作者以第一人稱方式描述父祖輩的江湖傳說，故事從廣東茂名的哨牙炳在1936年時來到香港說起，生猛描寫出戰亂頻仍的時代到香港覓活路的人們，承襲了香港活力十足的敘事傳統。

宋韻遺珍——白石道人歌曲重構

編者：劉楚華
出版：商務印書館（香港）

姜夔，別號白石道人，南宋詞人，嫻精音律，能配合詞文作曲記譜。著作《白石道人歌曲》，堪稱我國文化瑰寶。歌曲集所載十七首自度曲著有旁譜，是爲碩果僅存的宋詞曲譜。宋詞唱法早已失傳，由於白石歌詞旁註的譜字皆爲簡筆，加上歷代傳鈔翻刻訛誤，曲譜考釋和破譯困難重重。本書主編劉楚華，聯合學者及藝術家，介紹姜夔其人其事，深入淺出。他們在前人研究基礎上，融注知性反思與感性體悟，重構了聲音，並與讀者分享探索過程。 隨書光碟，選錄白石道人自度曲十首，以擬宋音和崑曲口法演唱，採用古琴、洞簫、板鼓伴奏，嘗試透過這樣的演繹，讓知音共賞白石道人歌曲的藝術魅力。

米澤穗信的「日常之謎」偵探觀

書評

文：湯禎兆

米澤穗信作為日本輕小說的旗手之一，他的小說早已成為暢銷作的代名詞，其中尤以《冰果》更受人注目，改編成動畫後，令到小說的流行程度更加得到進一步的提升。

正如寵物先生的分析，米澤穗信小說世界的關鍵詞，就在青春的日常上——也即是「青春推理」加上「日常之謎」。當然，這兩者也非他的獨門秘方，以《推理要在晚餐後》成名的東川篤哉，同樣也是以走青春日常推理小說路線，來鎖定個人的市場定位，此所以同業的競爭從來都此起彼落，沒有止息的一刻。

而我說的是，米澤穗信筆下所經營的「日常之謎」，除了按照類型常規，把故事謎團設定於日常生活中微不足道的瑣事上，令人大增親切感之餘，同時也沒有放棄植入值得令人反省思考的內容，從而把「日常之謎」的深度提升，在普及性及耐讀性上，希望可以得到平衡。

就以2005年的《尋狗事務所》為例，小說採取的是典型的「日常之謎」格局。在東京從事銀行業的紺屋長一郎，因皮膚病的關係，被迫離開職場，回到故鄉八保市休養，女友也因此而分手放棄他，結果就在鄉下開設偵探社「紺屋S&R」，打算以為客人尋找迷失的狗隻為業，從而重新開展人生。開業後，因友人轉介而上門的客人，分別帶來尋人及破解古文的偵探任務，於是便開始了兩段平行推展的偵探「日常」經歷，互為表裡地相互扣連，從而一點一滴披露出小鎮背後不為人知的一面。

仲俣曉生在《〈尋狗事務所〉論》中，指出「紺屋S&R」中的兩名偵探，是一有趣的組合，也即是東主長一郎及唯一的部下半田平吉，後者是前者的學弟，而且是毛遂自薦熱切期望成為偵探一員。他兩者絕非傳統偵探故事中，如福爾摩斯及華生的關係，反而一直以對立的構成形象出現，而且也分別處理上述案件，直至兩宗案件的線索匯合起來才交換情報。

長一郎雖然說不上是吊兒郎當的人，但顯然也非積極熱心的活躍分子，對被委託的案件也不過抱持姑且一試的態度面對，總予人提不起勁的感覺。反過來平吉從來是幹勁十足，甚至一早表明自己晚上另有可賴以為生的工作，於是作為員工可以佣金制的形式，因為當偵探是他畢生的夢想云云。

這種冷熱正反的人物形象處理，由衷而言絕非甚麼新奇設定。最近看森見登美彥的新作《神聖懶漢的冒險》（2013），嚴格來說也是以懶漢一族（小和田君、浦本偵探及彭彭假面），與充實一族（恩田前輩、桃木小姐及後藤所長）作為對立的陣營，而把兩種生活態度與偵探情節結合起來，由此可見在日本的「日常之謎」的偵探小說類型下，絕非偶一為之的異常例子。

《尋狗事務所》
作者：米澤穗信 譯者：緋華璃
出版：皇冠

事實上，兩宗案件的破案過程，正是以一種互為對立，但最終又百川歸一的流向推展——長一郎依賴網友的討論提點和平吉的行動派風格確實大相逕庭，後者也因而時常批評長一郎的風格，「一點也不像偵探」。

有趣的是，米澤穗信在小說輕省的敘事風格中，始終按捺不住借平吉之口，就出「偵探」與「日常之謎」的關係來。「我有一個壞習慣，就是會想一些有的沒的。而這個壞習慣通常會導出兩個結論——一是我最討厭的事情就是命運掌握在別人手裡，我第二討厭的事情就是自己掌握了別人的命運……所以我才會想當一個偵探。在這個世界上，不管是僱主和勞工、丈夫和妻子、怨恨的人和被怨恨的人，彼此都掌握着對方的命運。而偵探的任務就是當這些人的命運在互相牽扯的過程中產生裂痕、出現危機的時候，以第三者的角度代替當事人解決，同時收取應得的報酬……」。

我想作者正好借此道出偵探故事，為何在日本流行文化中不斷被重說又重說的特質所在。表面上長一郎及平吉好像是兩類人，其實看深一層只不過是表達形式的差異而已，而本質上也是不想命運由人操控，也不想操控他人命運的人——稍慢，大家試停一停想一想：那會否也是你你我我潛藏心底的真正心聲？偵探的工作就是去修補人際關係中的裂痕——當然此乃從理想層面而言，但無論因而受薪與否，那不正是彼此內心盼望嗎？此所以我認為米澤穗信，對「日常之謎」背後的深度，正好可以提出擊中讀者心坎的共鳴呼喚解讀來。

海昏侯墓發掘過程成書 展現劉賀神秘人生另一面

日前由聯合出版(集團)有限公司、江西省文化廳、中國文化院聯合主辦的《西漢海昏侯墓大發現與墓主劉賀傳奇》新書首發式暨圖片展於中環舉行，展出了部分海昏侯墓出土的文物照片。中聯辦副主任楊健、民政事務局副局長許曉暉、中聯辦宣文部部長朱文、該書作者黎隆武、中國文化院執行董事吳建芳、海昏侯墓考古發掘隊隊長楊軍、聯合出版集團董事長文宏武等人出席了活動。文宏武與許曉暉皆表示，海昏侯墓所出土的萬餘件文物有助呈現漢廢帝劉賀神秘的一生，填補了歷史的空白，有助我們更好地了解歷史並且吸取教訓。吳建芳則對是次能與香港文化機構合作，共同推動中華文化感到高興。

海昏侯墓是中國目前發現的墓園當中，在保存、結構和佈局三方面都較為完整和清晰的墓園，它依照劉賀生前的住所而建，對於研究西漢的列侯墓有着重大的意義，2016年5月更以全票入選「2015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」。楊軍介紹道，當時在墓園的上方發現了一些盜洞，因此根據被盜的情況上報了中央，最後得到了批准才開始發掘，當中發現了超過一萬件的文物，包括五千多件的竹簡、近八百件金器、二百萬枚五銖錢、五百件玉器、近三千件的漆筒、孔子像屏風、編鐘和「昌邑籍田」鼎等的文物。當中發現的竹簡更被指包含部分失傳的《論語》，而其孔子像屏風亦被鑑定為最早的孔子畫像，具有極高的歷史和文學價值。

劉賀是漢武帝的孫兒，在位二十七天便被廢為民，是漢朝在位時間最短的皇帝。跌宕起伏的一生曾經歷王、帝、侯三種身份，最後被封為海昏侯，謝幕南昌。劉賀的為人、政治作風和被廢立的原因一直引起外界諸多的爭議，而是次發現的文物為他充滿謎團的人生提出了解答，這亦是此書主要研究的主題。正史記載劉賀是一個荒淫昏庸、不遵禮法的君主，黎隆武認為這樣的說法並不準確。他表示，從出土的文物當中展現了劉賀諸多優秀的另一面。於墓中發現的青銅缶和提梁卣可以證明劉賀是一個有品味的收藏家，而出土的雁魚燈亦可展現他身為設計師的一面。在墓中更發現了孔子像屏風和奏牘，屏風上面記載着孔子及其弟子的生平事跡，奏牘上則記有「南海海昏侯臣賀昧死再拜陛下」的文字，由此可見劉賀飽讀詩書經典的一面。於墓中發現的計時用的銅滴漏和在位期間1127道的詔書亦可見他工作狂的一面。黎隆武認為海昏侯墓的文物表現了劉賀封侯之後十四年的反差，由在位時的任性慢慢吸取教訓走向成熟。因此我們不能單憑不完全的歷史記載而去判斷劉賀的為人。黎隆武亦提出劉賀的歷史可以警惕世人，令大眾吸取人生智慧和教訓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 洪嘉禧

■《西漢海昏侯墓大發現與墓主劉賀傳奇》新書首發式日前舉行。 洪嘉禧 攝

徵稿啟事

本版「書評」欄目開放投稿，字數以1,300~1,500為宜，請勿一稿多投。如獲刊登，將致薄酬。投稿信箱：feature@wenweipo.com或bookwwp@gmail.com